



风流村庄

〔巴基斯坦〕胡拉姆·乌尔·萨戈兰·纳格维著 陆水林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风流村庄

〔巴基斯坦〕胡拉姆·乌尔·萨戈兰·纳格维著
陆水林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流村庄/(巴基斯坦)纳格维著;陆水林译. —上海:
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2.9

ISBN 7-5327-1402-0

I. 风... II. ①纳...②陆... III. 长篇小说-巴基斯坦-
现代 IV. I35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60981号

本书中文翻译权由作者无偿授予

风 流 村 庄

[巴基斯坦]胡拉姆·乌尔·萨戈兰·纳格维 著

陆水林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625 插页 2 字数 223,000

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-4,100册

ISBN 7-5327-1402-0/I·842

定价: 17.00元

我上四年级时，我们村里安上了磨面的机器。

这件事情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就像昨天刚刚发生一样。人生犹如一条直线，直线上任何一处小小的弯曲，都可以当作新旅程的起点。在人生的旅途上，我只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、没有经过风浪的普通旅客。当我来到这样一个转折点时，必然会踟蹰不前，犹豫一番之后，才会选择一条笔直清晰的小道继续走去。

现在，我们村里也建起了小学。可在我的童年时代——那时巴基斯坦还没有成立——我得到离村三英里的古尔巴哈尔去上学。我学习成绩不错，老师对我颇为欣赏，所以那时候的事情至今仍记忆犹新，历历在目。往事不论是苦涩的，还是甜蜜的，能够使人久久不忘的只是那些……我说不上来是些什么……对于一个仅仅念了八年书的人来说，还没有足够的恰如其分的词汇。当人们称呼我阿布杜尔·拉赫曼管事时，我总为自己的淡薄无知而深感羞愧。然而，我要说的事情，还不得不用词藻的外衣来装饰一番……我是说，如果我会绘画，我就用碧绿的田畴中那块与众不同的荒地来表示我那苦涩的记忆。当蜿蜒的羊肠小道穿过这块地上的灌木丛时，似乎就是这片不幸的、令人失望的荒地把我的记忆变得苦涩了……在田野中间，有一座种着柑橘的果园。果园里那种馥郁的芳香和缤纷的色彩至今令人难以忘

怀。果园北边，远处的群山构成了一道深黛色的屏障。在冬日和煦的阳光下，一座座雪峰闪着银光。于是，孩提时代的往事，便像翠绿的头巾一样飘舞起来……

我刚才正说到学校和磨坊的事情。

那天放学后，我一径来到果园，面朝苍翠的群山，坐下来做功课。回家去是没有时间做功课的。果园里非常宁静，小鸟们叽叽喳喳地叫唤着，蝴蝶翩翩飞舞。一只五彩斑斓的小鸟，停在我头顶的树枝上不停地叫唤：“玛赫纳！哎，玛赫纳！”

“有什么事？小鸟。”

“玛赫纳！哎，玛赫纳！”

“你说话呀！要不就让我做功课。”

“玛赫纳！哎，玛赫纳！”

“你总叫我干什么？”我高声说道。小鸟忒儿一声飞走了。

一会儿，一只蝴蝶飞来了，停在我面前的一茎草上，扇动着翅膀。蝴蝶一声不响，也可能它在对我说话，而我听不见。我总觉得，它扇动翅膀时一定会发出声音。当我放下笔思索这个问题时，我似乎看到它那斑斓绚丽的色彩在空中飞舞，它的声音魔术般地在我心里奏起了动听的乐章。

突然，从村里传来了咚咚的鼓声，我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。

鼓声从远处传来，听起来非常优美和谐。我的双脚不由自主地随着鼓点跳动起来。

现在，我的双鬓已经斑白。我这种年龄的人，对于各种庆祝活动，常常望而却步，但一听到鼓声，双脚仍会不由自主地跳起来。每当我的双脚要离开我的躯体时，我就暗暗提醒自己：“阿布杜尔·拉赫曼管事，现在可不是你跳蓬格拉舞^①的年代

① 一种剧烈的民间舞蹈。

了……现在是……”瞧我把话扯到哪里去了……一听到鼓声，我立即把书塞进土布书包，踩着鼓点，连跑带跳地向村子奔去。我觉得不光我在跳舞，连从青翠的麦地里穿过的小径也扭动着腰肢，翩翩起舞。

村子东头的一角挤满了人。全村人都来了，有儿童、有青年、有老人，还有姑娘和妇女。我挤进人群，劈面遇见了苏利。我们都叫他苏利，虽然学校里按花名册点名时，每次都叫他穆罕默德·苏莱曼。今天他没有去上学，老师吩咐我一定要把他逃学的事情告诉他父亲。苏利穿着新衣服，神气活现地在人群中走来走去。

我对他说：“小少爷！明天上学你就要挨打了。我马上去告诉村长，你今天逃学了。”

“告吧！告吧！”他抽了抽鼻子说，“玛赫纳，你尽管去告吧！我们家的磨坊今天开张，我爸爸一句也不会说我的。”

苏利和我差不多大，可能小我一岁。我们一起上的学，当时也就是八九岁的样子。苏利的爸爸谢尔夫丁是个大地主，又当着村长。当古尔巴哈尔一办起小学，他就把苏利送去上学。要不是村长认为苏利应该有一个同伴，并且看中了我的话，我是不可能上学的。那时候，我正跟着村里的阿訇读《古兰经》。我读得很好，阿訇建议我父亲让我去上学，村长还亲自登门，要我和苏利作伴。我父亲再三推辞，但村长就是不答应。我父亲说：“村长，玛赫纳是我大儿子，已经能帮着干活了，放牛、割草、种地，一上学，就什么也干不了了。他能懂得一点教义就够了。对吧！阿訇。”

“你说的当然不错，乔德里^①毛杰丁，可这样违拗村长也

① 用于头人、村长等人物的一种称呼，亦用于尊称地主和有土地的农民。

不好。”

“毛杰丁，你至少应该想想，我亲自上你这里来了。”村长说。

“村长，您的光临是我的荣耀。可让玛赫纳读这么多书干什么？他又不去当什么注册员^①。”

“真主作证，只要玛赫纳好好念书，我一定让他当上注册员。我是村长，区里、法院里有的是熟人。你就不能答应这点小事？”

“不行啊，村长。”我父亲说，“您让他干别的吧！我要是再不答应，您就处罚我。”

“毛杰丁！”

一看村长的口气变了，我父亲顿时惶恐起来。

“村长，您吩咐吧！”

“水渠边上那三块地的租子还没有交齐呢！”

“是的，村长，还没交齐。今年水少，地浇不上水。”

“今年欠的租子就算了。明年我准备把这几块地租给别人，你不反对吧？”

“地是您的，村长，我哪能反对呢？”父亲可怜巴巴地说。

“村长！”阿訇插嘴说，“玛赫纳明天就去上学，对吧？乔德里毛杰丁。”

“阿訇，村长的话我哪能不听呢？他当然是为玛赫纳好才让他去上学的。”父亲一副失败的腔调。

第二天，我便和苏利一起上学去了。从那时起，已经过去四年了。可在这四年里，我并没有和苏利交上朋友。尽管我学习比他强，仍然要看他的白眼。我和苏利同属一个家族，但我家只

① 农村中负责丈量土地、计算收成、征收田赋之人，极受农民甚至大地主的尊重。

有一两块地，他家的地要多得多。第一年，苏利还和我一起上学，一起回家。第二年，我们村里又有几个男孩子上了学，苏利便成了他们的首领，不再理我。但是，他仍然强迫我替他做作业。一次，老师发现我们两个的作业一模一样，便责骂了我们一顿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替他做作业了。我喜欢读书，苏利却喜欢玩。放学后的时间，他全用来玩了。我呢？我先上果园把作业做完，然后去井上帮爸爸干活。苏利对此总是嗤之以鼻。

村里不时有一些热闹事情。对于村里人来说，磨坊开张不亚于一场“麦拉”^①。我一心惦着去看热闹，把为牲口割草和往家里送牛奶罐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。有时候，人生的一些小事情会在脑海里保留得非常牢固。我在人群中钻来钻去，听着大人们高谈阔论，心里非常快活。

村长谢尔夫丁站在磨坊门口。他今天显得格外神气，穿着洁白的棉布围裤^②和圆领衫，浆过的头巾帽^③的一端高高耸立，在微风中摇曳。在下午的阳光下，黑胡子中的几茎白须像银针一样闪亮。村长总是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衣服，这在村里是独一无二的。

人群中第二个大人物是那个开机器的技师。他是从城里来的，穿着绢纺衬衫和条纹布长裤，小胡子经过精心修整，脚下穿着绣金拖鞋，坎肩上的金绣图案在阳光下光彩耀目。

不知为什么，纳图大爷一个人远远地待在一旁。他住在村西头一座土房里，院子里放着一台大石磨，院子的一角有一棵苦

① 一般指伊斯兰教圣者忌辰节时在其陵墓所在地举行的纪念活动，信徒从四方赶来瞻仰圣陵、献祭、求愿。届时商贩云集，十分热闹。

② 一种下衣，以整块布围于腰部而成。

③ 以长长的包头布缠于一顶锥形金丝小帽上而成，其一端耸立。

棟树,我非常喜欢它那浓密的华盖般的树荫。纳图大爷是大石磨的主人,人们都赶着牛来这里磨面,然后给纳图大爷一点租金。院子里还有一张破破烂烂的绳床,冬天放在阳光下,夏天放在树荫下。他的孙女希曼就在旁边玩耍。希曼比我小一两岁,最喜欢和我一起玩。碰到星期天或是节日,我总上那里去玩皂荚果。纳图大爷从来不说我们,但那些来磨面的大婶大娘们,尤其是那个上唇长着胡须的莱舒^①大姨,总要把手指放在鼻子上说:“这是个丫头还是个小子?这黑丫头就不能找姑娘们玩?毛杰丁的儿子!你叫什么名字?你和女孩子玩不害羞吗?”

“不害羞?”我想,“有什么可害羞的?”

奇怪,大娘们为什么总叫希曼黑丫头?要不是总沾着尘土和面粉,她比苏利的姐姐哈米丹还要白得多。哈米丹比我们大两三岁,像她爸爸一样,总是穿得干干净净。

我很久没有上希曼家玩了,虽然我很喜爱她养的那头小牛犊。我刚才正说到纳图大爷,可从纳图大爷扯到希曼,又从希曼扯到哈米丹身上去了,小牛犊又蹦出来跳到她们中间。从记忆的一个点上能分出多少岔道来呀?提笔之前,我根本没有想到会陷进这种迷宫。

我悄悄走到纳图大爷身边。

“魔鬼的工厂。”纳图大爷说。

我以为他在和我说话,便天真地说:“大爷,我是玛赫纳。”

“魔鬼的工厂!”

“大爷,这里哪有魔鬼?”我提高了声调。

“在这里,玛赫纳,就在这里。”

“在哪里?”我追问道。

^① 莱舒是莱希姆的昵称。

“就在这所房子里……不知村长是怎么想的，把魔鬼的纺车弄到村里来了。你们还来看热闹，哼，等魔鬼的纺车转起来，轰隆隆，轰隆隆，你就会知道，村里的好运道就会一扫而光。魔鬼什么时候当过人的朋友？”

“可是，大爷，这是磨面的磨子呀！古尔巴哈尔已经安了好几年了，什么事情也没有出过。”我卖弄聪明地说。

“孩子，这我都知道。可既不用牛，也不用驴和马，不是魔鬼，又是谁使它转动的呢？”

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大爷又说：“说呀！玛赫纳，是谁转动磨盘的？”

我哈哈大笑，“是那个技师呀！还有谁？”

“技师是人还是鬼？”

“是人呀！”

“我的磨盘要两头公牛一齐用力才能转动。这磨盘比我的大多了。”

“我没有看见。”

“磨盘装在大车上运来时，我看见了。你说说，除了魔鬼，还有谁转得动它？好端端的一个村长，为什么非要把魔鬼的纺车弄到村里来呢？”

这时希曼也来了。

她问：“玛赫纳，你怎么不去找我玩？”

“一上学哪有空玩？何况我也大了。”

“你多大了？”纳图大爷笑问道。

“过一两个月上完四年级，我就十三了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继续念书，然后当注册员。”

“你再也不来玩皂荚果了？”希曼问。

“不玩了。”

“不来看戈里了？”

“什么戈里？”

“你忘了？就是我们养的那头小牛犊呀！”

“噢！那头小牛犊？你给它取名叫戈里？”

为了看看戈里，我的心活动了。我是农民的儿子，至今仍然喜欢牲畜，那时候就更不用说了。戈里哪是一头牛犊，简直是不停地滚动的水银，总在院子里又蹦又跳。它健壮红润，全身没有一块斑点，用不了几年就会成为全村最漂亮的母牛……还有希曼……站在人生之河的第十三个转弯处，我仔细地看了看希曼……只看了一眼……不知为什么，我突然为自己的目光感到羞愧起来。我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去看戈里，希曼，不过得等放假。”

我的注意力又被从村里来的妇女们吸引过去了。她们头上都顶着布包，只有走在最前面的村长的妻子例外，她头上什么也没有顶。哈米丹顶着一个包，扭动着腰肢，款款地走在她后面。哈米丹穿着洁净的衣服，和其他妇女明显不同。当她们来到磨坊时，村长忙说：“技师，快发动马达！”

技师使马达的轮子转了起来，磨盘也随着转动起来，发出轰轰的响声。看的人全都惊呆了。

“阿訇，从您开始吧！请您把麦子倒进料斗。”村长说。阿訇念了几节《古兰经》，从哈米丹手中接过布包，爬上两级梯子，来到上面，然后在技师帮助下把麦子倒进了料斗。倒麦子的时候，阿訇的手都发抖了。村长则在一旁微笑。当面粉的细流从机器的轮子底下淌出来时，村长伸手抓了一把，然后情不自禁地叫起来：“磨得多细呀！比细面粉还细，苏利他妈！”

“可不。”村长的妻子说。

“把面粉放在手心里看看!”

村长妻子抓了点面粉,用手指捻了捻,欣然说:“碾得真细呀!”接下来就轮到哈密丹了。当面粉放进她手里时,黝黑的脸庞笑开了花。跟在哈密丹后面的是苏利。技师一包接一包地往机器里倒麦子,人们争先恐后地抓起面粉放在手心里仔细察看,一个个赞不绝口。

看到纳图大爷没有上前去,村长说:“纳图,你也抓一把面粉看看!”

纳图大爷慢吞吞地走上前去,抓了一点点面粉。“哎哟!这麦子好像烧成灰了,村长!”

“你说什么?麦子烧成灰了?”村长惊奇地问道。

“麦子在魔鬼的工厂里还怕不烧掉?”

“纳图,你说这种话要烂舌头的!”

“我没有用舌头去尝面粉,村长!”

“烂舌头的!这种时候至少应该说点吉利话吧!”

“村长,您何必发火呢!”

“爸爸,以后谁也不会去找他磨面了,所以他这么说。”哈密丹说。

“哈密丹,谁也夺不走我命中注定的衣食。真主创造了我,也会给我饭吃的。有一位圣人说过,‘掉进磨盘,性命难保。’”

“老家伙,快闭上你的嘴!”村长大为恼火。

人们把纳图大爷从那里推开了,否则,村长说不定会动手打他。纳图大爷嘟哝着回家去了。磨盘轰隆隆、轰隆隆不停地转着,麦粒不停地被磨碎,面粉不停地流着,村长笑了。

我那时只有十二三岁,一声不响地看着这场吵闹。

哈密丹开始把糖果分发给大家,也往我手心里放了一块糖,并且在我胳膊上拧了一把。我莫名其妙地看了她一眼,她微笑

着说：“玛赫纳，你太多了。”

“是，我是长大了。哈米丹……这跟你有什么相干？”

“什么也不相干……什么也不相干……”她往希曼手里放着糖块，说道，“对吧？希曼。”

“什么？”希曼问道。

这时哈米丹已经忙着给别人分糖去了。希曼用充满惊奇的大眼睛看着我说：“玛赫纳，去看戈里吗？”

“今天不了，星期天再去。把这块糖拿去，希曼，给戈里吃。”我说。

哈米丹回头盯了我一眼。

我把糖块放进了希曼的手心。

二

要了解一个小村庄的生活有多么闭塞,只要到我们村里看看就清楚了。

如此静寂,如此停滞,你会觉得似乎连呼吸也停止了。在我所说的那个年代,我们村庄就像村外那一潭死水。作为村里的一员,我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有一块石头落入水中,激起微微的涟漪和波澜。

磨面机一开动,一潭死水顿时激荡起来。

第二天放学后,我照常来到果园里。我刚坐到那棵柑桔树下,还没有来得及打开书本,美丽的小鸟还没有飞过来和我说话,更没有蝴蝶停在远处的草茎上望着我,这时,突然从村里传来了隆隆的声音。我慌忙把书塞进书包,向村里奔去。当那些五彩斑斓的小鸟叽叽喳喳地呼唤我时,我回答说:

“今天不了……明天吧!”

我对转动着的磨面机简直入了迷,竟把去井上的事忘得一干二净,惹得爸爸晚上大发脾气。第二天,老师又因为我没有完成作业,惊讶不已。

他问:“玛赫纳!你怎么没有做作业?”

“忘了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看着转动的磨盘……”

“迦比尔^①失声痛哭。”老师打断我的话吟道。

我惊奇地望着他，他微笑了。

他问：“苏利，村长安上了磨面机？”

“是的。”苏利高兴地说。

“圣人迦比尔看到转动的磨子后吟了一首‘多哈’，你知道吗？”

苏利摇了摇头。

“看着转动的磨盘，迦比尔失声痛哭。在两块磨盘之间，一切都无法存在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圣人迦比尔说得多好！你懂吗？苏利。”

“不懂。”

“玛赫纳，你呢？”

“懂。”我心不在焉地脱口而出。

老师又用惊奇的眼光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说：“你能解释一下吗？”

“嗯……我……我不懂，我回去问问村里的老磨匠纳图大爷，他念过这句诗。反正，麦子一到两块磨盘中间，就磨成了细粉。”

我满脸通红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

“对，去问问磨匠纳图，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等你长大了，你就会明白它的意思了。”

“是的。”在他面前，我从未学会说“不”字。

① 迦比尔是十五六世纪印度教虔诚派领袖和诗人，他的诗歌语言通俗，富有哲理，在群众中影响极大。下文“多哈”是一种双行诗。

他笑了。苏利取笑我说：“老师，玛赫纳什么也不懂，可装得像是什么都懂。”

“不，苏利，玛赫纳解释的一点不错。不过对你和玛赫纳来说，磨子还没有转动起来呢。不知道这磨盘什么时候转，又是谁掉进去被磨碎。现在你就是懂得它的意思，也没有用。去吧！去问问纳图磨匠！不，现在别去问他……现在别去问他。”

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最后这句话。

“技师说了，磨面机开动的时候，不能上轮子跟前去，轮子会把人吸进去的。”苏利卖弄地说。

“他说得对！应该远远地离开轮子和磨盘。苏利，你也没有完成作业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第二天天不亮，我妈妈就起身了。她点着了油灯，屋里立刻弥漫起一股苦油燃烧的气味。尽管我蜷缩在被窝里，这气味仍然钻进我的鼻孔，把我弄醒。我睡眼惺忪地从被窝里探出头来，困意慢慢消失，屋子里的东西也扭曲着、蠕动着醒了过来。我的眼光先落在墙上，蓝色的墙壁用掺了靛蓝的牛粪抹过，墙上钉了搁板，放着闪闪发亮的紫铜和黄铜器皿。接着，我在墙上看到了妈妈的身影。这影子蹑手蹑脚地在墙上走动。妈妈并不怕吵醒我，而是担心惊醒我的弟弟。小弟弟和我妹妹阿依莎同睡一张绳床，此刻他依偎在阿依莎怀里，睡得正香呢。我很喜欢每天早晨油灯下这种朦胧的景象。屋外笼罩着一片令人战栗的黑暗，屋里闪耀着温暖的灯光。借着灯光，看着母亲的身影，听着酣睡的家人发出的平静安宁的呼吸声，心里感到无比的温馨。我能在睡意朦胧之中分辨出母亲是在纺线，还是在磨面。在纺车的吱哑声和手磨的隆隆声中，甜蜜的睡意又向我袭来，隆隆隆……吱哑哑……犹如花瓣纷纷而落，又如屋里的空气唱起了催眠

曲……接着，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我还在酣睡时，太阳出来了。妈妈便推推我的肩膀，把我叫醒。“起来！玛赫纳，你不上清真寺去了？”

那天，妈妈在屋角放上小凳，坐下来磨面。当她往手磨里放第一把麦子时，我说：“妈！”

“什么事？玛赫纳。”

“我要到村长家的机器上去磨面。”

“小声点儿，别把弟弟吵醒。”

“村长家的机器磨的面可细了。”

“好吧！好吧！别说话了，睡吧！”

我沉浸在手磨的隆隆声中，又睡着了。这天早晨，我先去清真寺向阿訇学习了《古兰经》最后一卷的五节，然后回家准备上学。吃早饭时，我又向妈妈要求去机器上磨面。她说：

“好吧！别再缠人了，星期天一放假就去吧！”

谁不喜欢新奇呢？

我盼望着星期天快些到来。村里人至今还不敢到机器上去磨面，但磨面机每天下午都开。头几天是村长家自己磨面，人们总能听到隆隆的机器声。接着，经过村长一番动员，他的亲戚也把粮食送到机器上来了。在这个星期天，我一早就等着机器的隆隆声。一听到机器开动的声音，我立刻把一包麦子顶在头上。妈妈一早把麦子簸好了，包在布包里。她喊道：“玛赫纳，离那个魔鬼的轮子远点儿！”

“好的，好的。”我不耐烦地说道，一下蹿出了院子。

我刚到磨坊，哈密丹就奔出来迎接我，从我头上取下布包。她像往常一样，衣着鲜艳，容光焕发，脸却显得更加黝黑了。一见我来磨面，她的眼睛顿时放出光芒。她高兴地说：

“你是村里第一个来机器上磨面的人。”